

宿 白 未 刊 讲 稿 系 列



汉文佛籍目录

宿白 著

文物出版社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汉文佛籍目录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力
封面设计：李 红
责任印制：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文佛籍目录/宿白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ISBN 978 - 7 - 5010 - 2763 - 7

I. 汉… II. 宿… III. 佛教 - 图书目录 IV. Z88;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7589 号

汉文佛籍目录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100007)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16 开 印张：7.5

ISBN 978 - 7 - 5010 - 2763 - 7

定价：32.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 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	(3)
二 汉文佛籍目录(上)	(42)
三 汉文佛籍目录(下)	(59)
四 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工具书	(79)
(一) 大藏音义阶段	(80)
(二) 字书、类书阶段	(100)
(三) 新式词典阶段	(109)

前言^{*}

这个课，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1) 如何检查汉文佛籍。2) 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先简述这两个实际问题，以后在具体讲书时再举例证来说明。中国佛教考古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佛教遗迹，既是佛教遗迹，首先就要了解这个遗迹所表现的是什么内容？为什么在当时要表现这个内容？这两个问题，都要参考汉文佛籍。前一个问题要着重参考汉文佛籍中的翻译部分，后一个问题要着重参考汉文佛籍中的“东土撰述”部分和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不在我们这个讲题之内。由上，可知研究中国佛教考古是离不开汉文佛籍的。

汉文佛籍量大类多，如何查寻呢？那就要有汉文佛籍的目录学常识。1) 首先要知道有哪些重要目录？2) 这些重要目录是怎样编排的？3) 历代目录的编排是什么发展顺序？4) 今天我们着重的应是什么目录？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实用的目录是什么和如何应用的问题。以上就是此课的内容和目的。

再重复一遍，以下我们讲的内容，尽管很具体，但都是围绕、说明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和如何检查汉文佛籍这两个实际问题的。

这课讲授的内容有四个题目：

^{*} 《汉文佛籍目录》是1979年春季为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开设必修课所拟的讲稿。讲稿的第四题内c. f. g三项，即事汇、史传和图像部分，因时间关系未讲，所以第四题应简作“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工具书”。又第一题和第四题音义、类书项内所附图版，系此稿这次付刊时所增补。

一、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

二、汉文佛籍目录（上）：

《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

三、汉文佛籍目录（下）：

《开元释教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阅藏知津》、《大正藏》
目录

四、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东土撰述

- a. 音义：《众经音义》、《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
- b. 类书：《法苑珠林》、《义楚六帖》、《翻译名义集》
- c. 字书：《大藏音》、《龙龕手镜（鉴）》
- d. 新式词典
- e. 事汇：《弘明集》、《广弘明集》
- f. 史传：《高僧传》、《名僧传抄》、《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
- g. 图像：《造像量度经》、《大正藏·图像部》

这课参考书不多，主要是必须看原著，即讲到哪部书时，希望大家把那部书借出来翻翻。翻阅的本子最方便好查的是《大正藏》本。参考书只有两种：1) 吕澂《佛典泛论》；2)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前者，大家已经讲读了；后者，也应采取讲读的方式，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像前者那样了，可是必须仔细阅读。

一 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

在讲汉文佛籍目录之前，讲一点汉文佛籍的版本问题。版本本是目录的一部分，由于问题多了，不能不从目录中抽出来单讲。版本问题就是书的本子问题。看书，主要指看古书，一定要了解一下该书各种本子的渊源，这样，才可以选择好的本子。汉文佛籍各种版本系统清楚，比一般古书容易选择，但我们要知其“所以然”。

汉文佛籍都有单行本，但重要的是以丛书面目出现的大藏经。大藏经和宋以来流行的各种丛书也有不同处，即是它在编排上有较严密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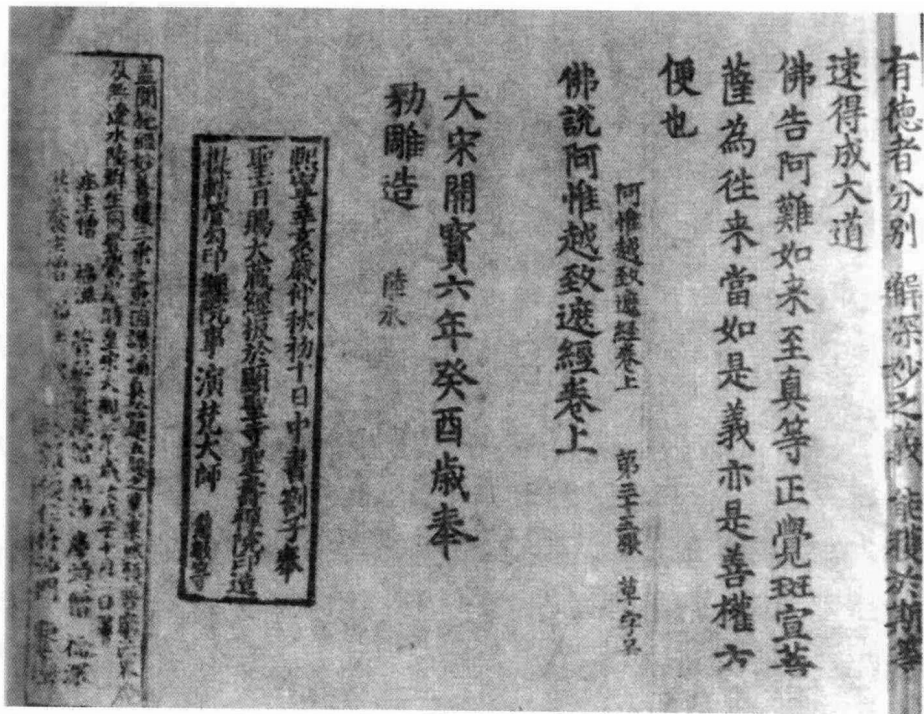
有较严密系统的大藏经，从东晋十六国起就开始了。不过最初不叫大藏经，叫“众经”。东晋道安编成的佛籍目录叫《综理众经目录》，也叫“一切经”。如敦煌发现 S. 996《杂阿毗昙心经》卷六尾题“……昌黎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一切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卷……大代太和三年（479年）……于洛州所书写成讫”。《广弘明集》卷二十二收有北周王褒《周经藏愿文》：“奉造一切经藏”和魏收撰“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这两种叫法一直到隋仍如此。仁寿二年（602年）翻经沙门学士撰《众经目录》，而敦煌发现开皇九年（589年）“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的零卷不少（S. 2154、P. 2413），还有大业十二年（616年）“大禅定道场沙门智首敬写一切经”的零卷（中村不折 0772）。唐初也还如此，敦煌出有龙朔二年（662年）鄂国公尉迟宝琳等写的“一切尊经”的残卷（P. 2056），日本藏有咸亨四年（673年）章武郡公苏庆第为父邢国公定方敬造的“一切经”的残卷（《大楼炭经》卷三，见《知恩院——国宝》），而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明佺等撰的经录又叫《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切

经”的叫法，大约到元和二年（807年）慧琳撰《一切经音义》时已成尾声。“众经”叫法的消失，可能更早些。慧琳时出现了“大藏”的名称，慧琳书成被“敕入大藏”。敦煌发现 S. 3565 佛籍目录中出现了“大藏”的名称，这卷目录没有看见，不知它抄写的准确年代，估计应属唐后期。以上这些“众经”、“一切经”和“大藏”都是抄本、卷子本。它们在国内都没有一部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今天只能看到一些零卷，这些零卷主要是敦煌的发现。这些残存的零卷在学术研究上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是：一、有可能是佚经和异经；二、可与北宋以来的刻本对勘。日本也存有零卷，正仓院还保存有相当于唐时的比较完整的写本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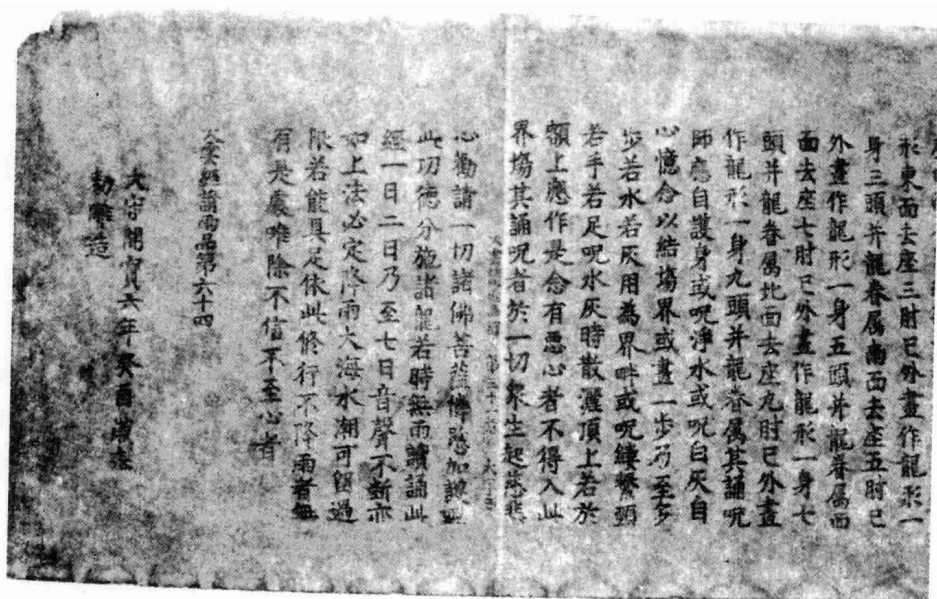
汉文佛籍刻板印刷，始于唐代。现存刻有纪年的以斯坦因从敦煌窃去的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金刚经》为最早（博物馆编号 Serial no. 8083）。该经卷首有说法图扉画，无论画、文字和雕版均已较纯熟，而且经板合起来的总长达 16 尺，可知已不是初期的雕版了。初期的汉文佛籍雕版印刷，国内没有确切的资料。日本存有神护景云四年（770年）雕印的《陀罗尼经》，770年即唐大历五年，其时日本先进的文化遗物大都渊源于中国，雕版印刷也不应例外，所以 770 年他们雕印佛经，应是学自我国。上世纪 70 年代，南朝鲜（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曾发现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国内宣传这是 704~751 年间的雕版印刷品，那就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了。这个年代虽然还有问题，但是 8 世纪的印刷品问题不大。据该寺所藏 17 世纪的《古今历代诸贤继创记》根据以前的记录记：建筑这座释迦塔的“匠工自唐来人”。这座释迦塔的形制为方形三层石砌，纯仿唐塔样式。工匠来自唐朝，塔内“装藏”当为唐制，那么作为装藏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就有可能也来自唐朝。总之，在咸通九年（868年）王玠雕印《金刚经》之前大约百余年，就出现了雕印的佛经，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868 年前百余年正是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

把有系统的全部佛籍雕印出来，最早的是北宋初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983年）历时十二年皇帝敕益州雕刻的。这个佛籍，据熙宁辛

亥岁（四年，1071年）印本木记知叫“大藏经”。这部大藏经，从上世纪初国内外不断有零卷发现，才重显于世。首先在日本发现了附有“熙宁”或“大观”印记的零卷，接着国内也发现了“熙宁”、“元符”、“崇宁”、“大观”等印记的零卷（图一）。1959年，山西孝义兴福寺发现了此藏的初印本零卷〔《大般若经》第五百八十一（李）残卷）和《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大），两卷现藏山西省高平县博物馆（图二）〕。由于这些发现，可知此藏的特点是：1）卷子装，这是上承写经的形式；2）每板23~25行，行14~15字；3）基本上是使用了《开元释教录略出》的千字文编号。以上都是沿袭写本大藏经系统的。这部最早的雕版藏经，因为始刻之年是开宝时期，故名“开宝藏”；因为是皇家敕刻，又名“官板大藏”；也有因



图一 北京图书馆藏卷末有熙宁辛亥、大观二年两印记的《开宝藏》本《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上（《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2007年，147页，图版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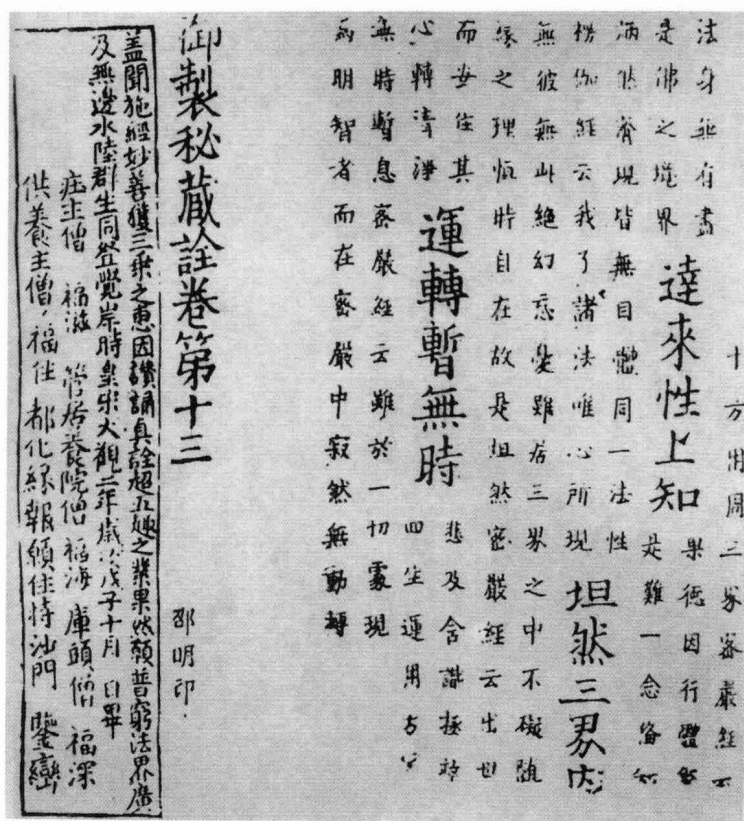


图二 山西省高平县博物馆藏卷末有“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

题记的《开宝藏》初印本《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文物》

1995年4期，65页，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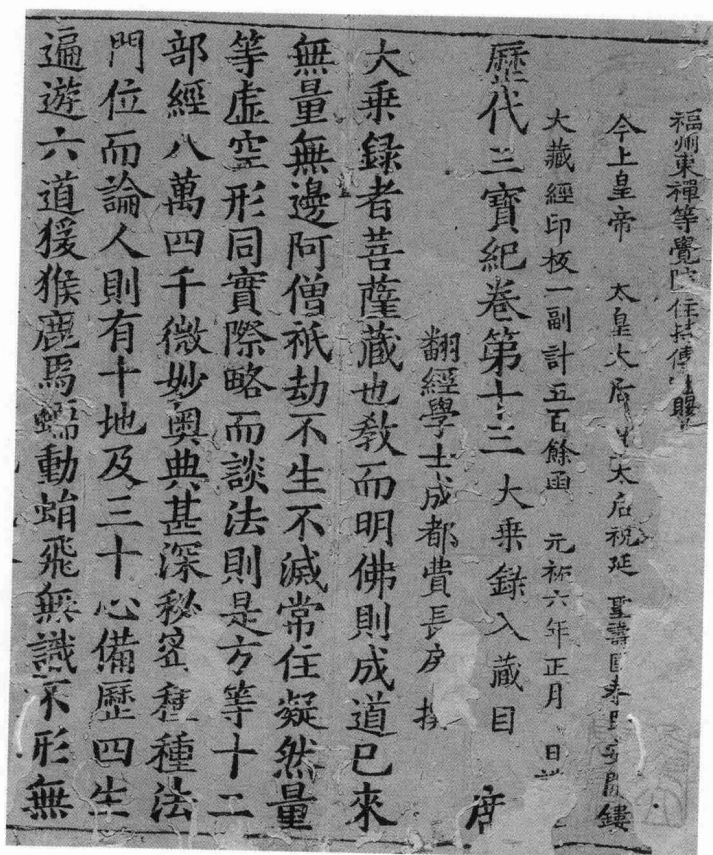
刻在四川，又叫“蜀版藏经”的。刻在四川，是根据淳熙间（1174~1189年）志磐撰《佛祖统纪》的记录，但根据印记，似乎在太平兴国八年刻成以后，经板共十三万块运来汴京，置于开封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的零卷有“咸平元年（998年）奉敕雕”的尾题，可知板入汴京印经院后，还有续雕之事。最近了解到988年或989年（端拱元年~二年）完成的宋太宗《御制秘藏诠》的注释（惠温撰）995年或996年（至道元年~二年）诏下印经院开板模印编入大藏。这件事更可证明，此藏经板入汴后还不断有续雕的情况（图三）。经板入汴之后，《宋会要·鸿胪寺条》记载熙宁四年时曾有变动，“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诏废印经院……明年八月十三日乃以（经板）付京显圣寺圣寿禅院，令僧怀瑾认印造流行”。因知现存熙宁以来印本不是板在太平兴国寺时刷印，而是经板在显



图三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藏《开宝藏》版入汴后续雕的《御制秘藏詮》卷十三，该卷末押有大观二年印记。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1999年，145页，图33）

圣寺圣寿禅院时所刷印。现存熙宁间刷印的零卷后面的印记中也正有有关的记录：“中书筭子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由上可知，此藏刻于蜀，续刻于汴，印刷于汴，因此“蜀版藏经”的叫法，不如叫“开宝藏”为好。这部最早的雕版藏经，给以后藏经影响很大，不仅影响了我们自己南方、北方所刻的藏经，而且也给日本、朝鲜、越南以影响。雍熙四年（987年）日本僧裔然请去的，淳化二年（991年）王氏高丽韩彦恭请去的，景德四年（1007年）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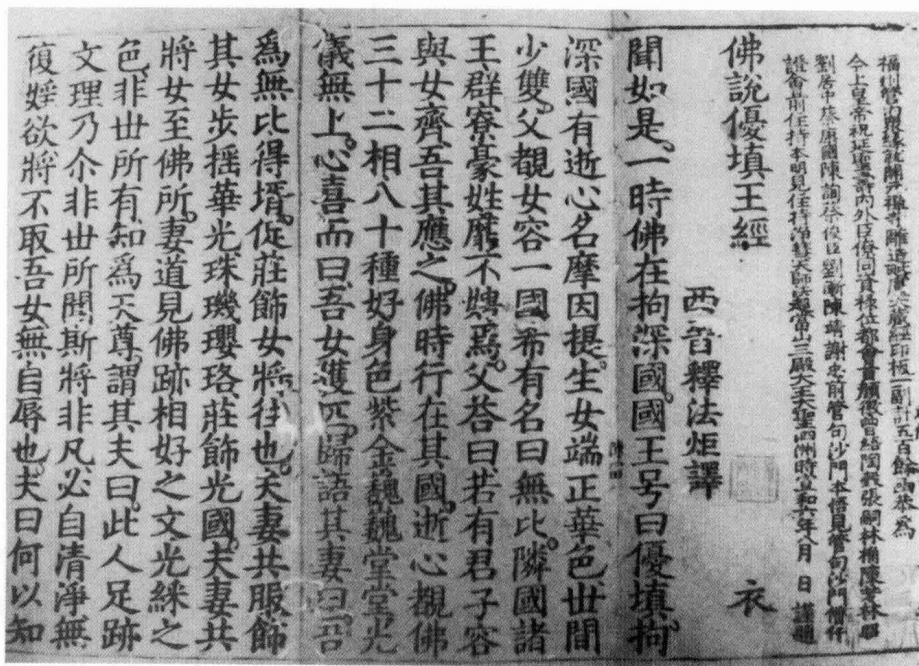
图四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祐六年刻福州《东禅寺大藏》
本《历代三宝记》卷十三(李□633)

王朝请去的，都是这个《开宝藏》，即《官版大藏》。关于日本、高丽的影响问题以后再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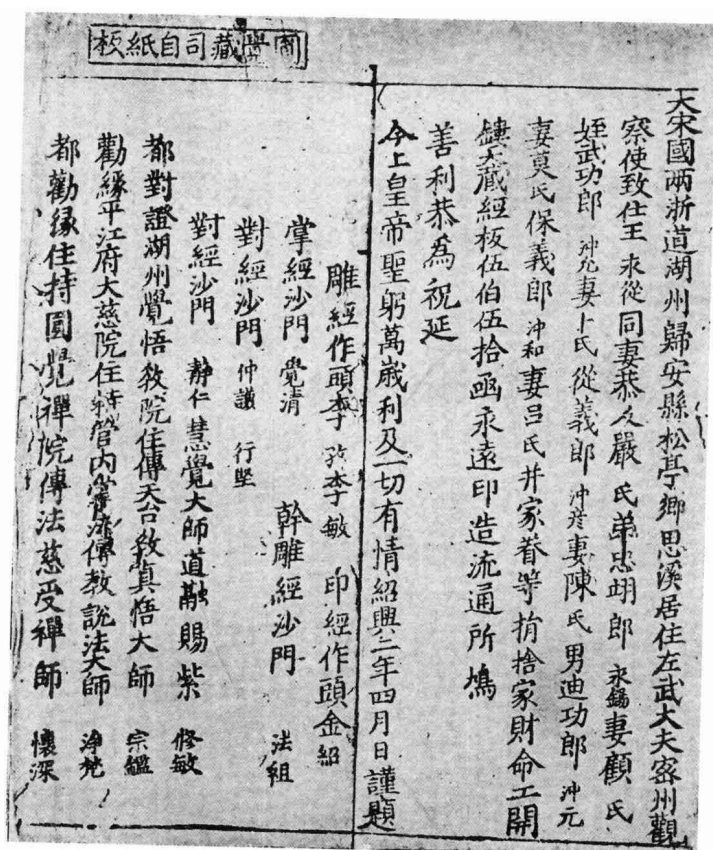
《开宝藏》之后，有福州《东禅寺大藏》。这部大藏以前有人叫《崇宁万寿大藏》。此藏刻的时间是从元丰三年（1080年）开始，政和二年（1112年）完成，共刻了三十二年，是由福州东禅寺和尚募款为庆圣寿（神宗）开雕的。此藏零本残存较多，从卷子装改为梵策（经摺）装，由此藏开始（图四）。此藏每板30行，每摺6行，行17字。行17字是唐宋

写经的旧式，与《开宝藏》不同。这部大藏因为刻工精致，所以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时，曾敕印赐给各寺院（见《释氏稽古略》）。因为皇室敕印，所以补刻了《开宝藏》在汴续增的部分，又增刻了天台章疏。所以比较齐备。日本藏有此藏的零本很多，还保存了该藏的目录，《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三所收此藏目录即是据日本存本排印的。

福州东禅寺刻完大藏以后，接着福州开元寺又雕《毗卢大藏》（图五），自政和二年迄乾道八年（1112~1172年），刻了六十年才完成。日本原宫内省图书寮藏有全藏，外间只存零卷。从残存的零卷可知是复刻《东禅寺大藏》，所以每板的行数、字数与《东禅寺大藏》完全相同，但工整不及《东禅寺大藏》，所收的佛籍也比《东禅寺大藏》少了三百多卷。《毗卢大藏》是此藏的自名，见卷前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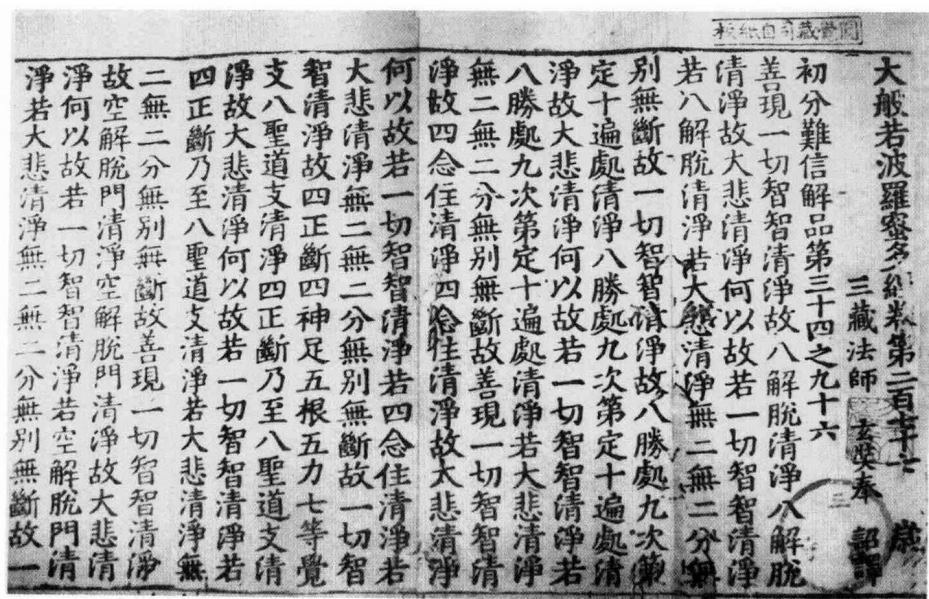


图五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宣和六年刻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本《佛说优填王经》（李□575）《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165页，图72）



图六 上海图书馆藏湖州刻《思溪圓覺藏》卷首绍兴二年
题记（《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历代藏
经考略》图五甲，1937年）

从北宋开始，四川、开封和福州都大量雕版，另一个地点是杭州。南迁后，以南宋行在所临安——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民间雕版手工业也发展很快。首先杭州北的湖州（今吴兴，在太湖西南岸）曾雕印过两部大藏，后来苏州（平江）又雕了一部。苏州这部，宋未雕完，元代续雕。元代在续雕苏州这部大藏之外，还在杭州雕了一部。上述南宋至元这四部大藏，都有基本上全部的被保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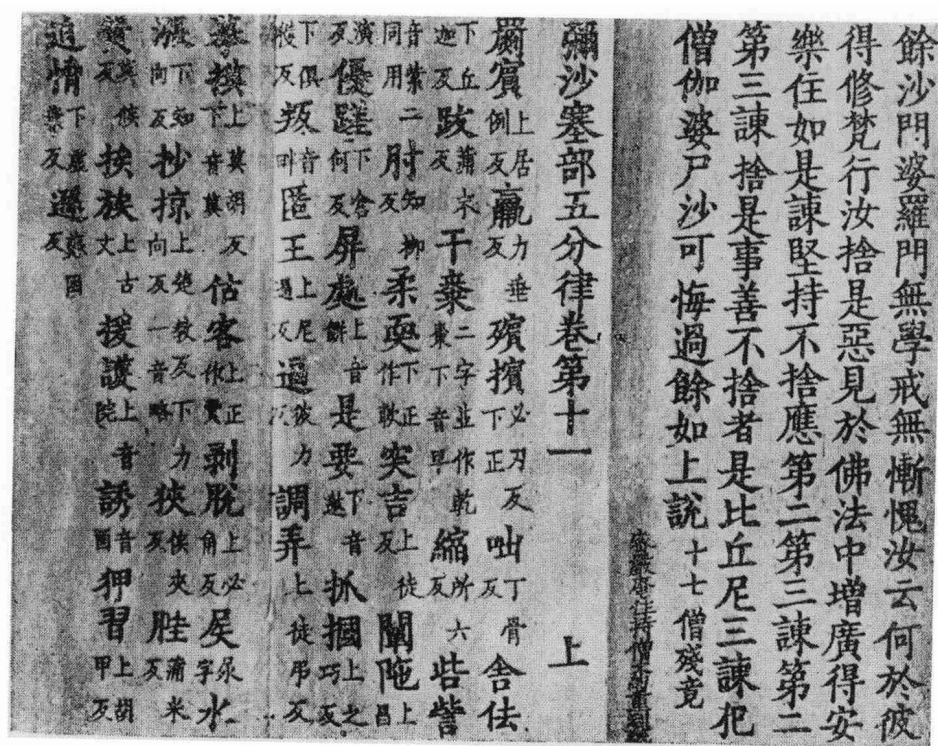


图七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湖州刻《思溪圆觉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二百七十七（李□436）（《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图 52a）

这四部大藏中最早的是从北宋宣和（1119～1125 年）末年开始雕刻，南宋绍兴三年（1133 年）完成，叫《思溪圆觉藏》（图六、七）。此藏每板 30 行，《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三有目，行款、编号与福州两藏同。这部大藏是住在湖州归安县的一个致仕官（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和他弟弟永锡两家出资刊刻的。所刻的经板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王家大约很有钱，他们备的雕版木料，刻了一部大藏经还未用完。绍兴三年（1133 年），用剩板还刻了一部 250 卷的《新唐书》。

其次是淳熙二年（1175 年）开雕的《思溪资福藏》（图八）。此藏是复刻《思溪圆觉藏》，但比《圆觉藏》增刻了五十一函。过去曾有人把它们误混为一部藏。《昭和法宝总目录》卷一有它的目录，因为除增刻的之外，仅系复制《圆觉藏》，所以其目录除增刻的部分外，与《圆觉藏》目录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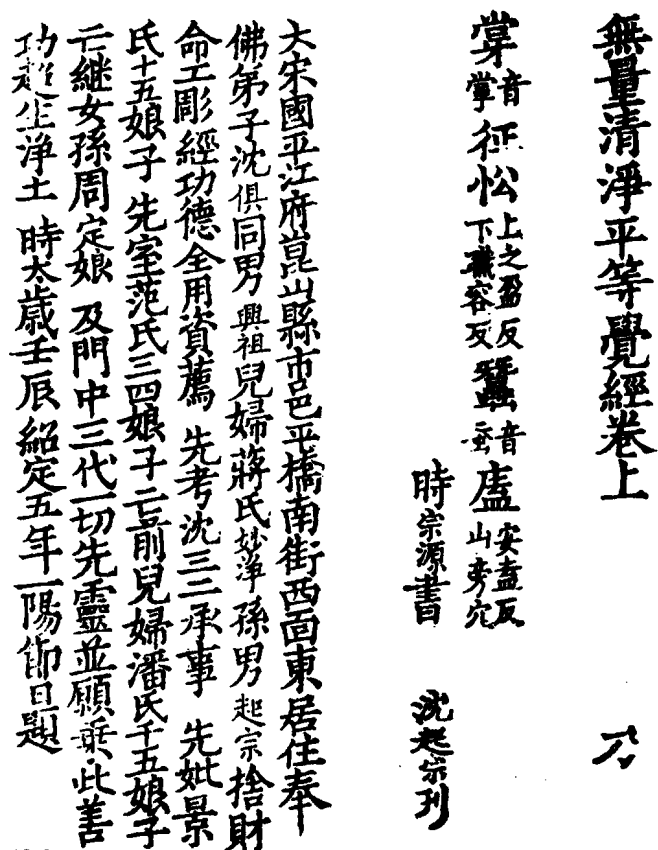
这两部大藏，我们原只存零卷，但日本都有全藏。日本明治（1868～



图八 北京图书馆藏 湖州刻《思溪资福藏》本《弥沙塞部五分律》
卷十一（《历代藏经考略》图五乙）

1911年）间排印的《缩刷藏》，即据《圆觉藏》校勘。《资福藏》，清末杨守敬曾从日本购进一部，后归北京图书馆。

再次的一部是平江磧砂延圣院雕印的《磧砂藏》。此藏雕造从宋嘉定九年起，迄元至治二年（1216～1322年），共刻了一百多年（图九）。这部大藏的行款、编号与《思溪》两藏同，但字体不一样（前者较肥，近欧；后者挺瘦，近柳），可知是根据《思溪藏》重写后雕板的，因此，它和《思溪藏》的关系不是一般所说的“复刻”。另外，入藏的佛籍较《思溪》两藏都多，特别是入元以后补刻的部分（图一〇），有不少是以前诸藏所没有的，那就是密宗的一些经。



图九 北京图书馆藏宋绍定五年平江磧砂延圣院刻
《磧砂藏》本《无量清淨平等覺經》卷上
(《中国版刻图录》，1961年，图版一一五)

这部藏国内外现存零卷不少。1930年在西安卧龙、开元两寺发现了一部元迄明初的印本，虽然不全，但保存了80%。1933~1935年在上海影印了，是容易找到的一部宋藏，原书现存西安陕西省图书馆。在西安发现《磧砂藏》之前，约在1926~1927年间，一个美国人在北京大悲寺也发现了一部《磧砂藏》（存约40%宋元刻，其余为明刻和抄记）。他偷偷地买